

安顺小吃札记

权若青

人总是用舌尖记住故乡。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，最鲜活的地标永远是巷口那个飘着香气的小摊。

六百年前屯堡军民在此扎根，南来北往的商队带来五湖四海的味道。这些滋味在街巷里交织生长，变成家家户户灶台上飘着的烟火气，煤炉上翻滚的砂锅，竹匾里晾晒的辣椒，油锅里跳舞的糍粑——安顺人的日子，就泡在这“过街调”绵长的香气里。

“过街调”指种类繁多的风味小吃，烹饪精洁、小吃巧妙，甲于黔省。近几年更是在央视、地方媒体、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迅速蹿红，收获了一群“吃货粉”。

对于安顺人来说，美食的来源有两种，巷子里和其他。顾府街上，红旗路、太和街、车家井、宋官巷、图书路、蒋衡街……还有连名字都说不清的街巷，都是百度地图搜索量上榜的美食终点。

为何美味都出自巷子？做小吃的阿婆总说：“巷子窄，人心宽。”巷子环境相对封闭，这让制作者能够更加专注于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技艺的磨练。他们不需要迎合大众口味，只需要用心满足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的人。

我总觉得自己的两个故乡。十二岁那年的暑假，我攥着车票从贵阳摇晃三个半小时到安顺。表姐早早在巷口守着，带我来到小巷子的裹卷摊，一张四方形的柔韧卷皮上，放上提前炒制好的辣子鸡酱，折耳根的清冽撞上酸萝卜的脆爽，卷上一个送入口中，车马劳顿忽然就化解在满口生津的滋味里。

在安顺，裹卷随处可见，小孩老人都喜欢吃，或许是因为它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其实，无论选择哪种酱料，不变的都是一块软糯柔韧的面皮，香不见料、辣不见椒，小小一枚裹卷，吞下的是安顺这块土地和手作的馈赠。

晚饭后，表姐常常打着散步消食的旗号，带着我到市区的小巷子里去吃夺夺得。深夜十点的太和街总飘着奇异的香。砂锅里咕嘟着暗红的汤，木叉子“夺”起颤巍巍的米豆腐，裹着腐乳的浓香滑进喉咙。表姐把玫瑰水推到我面前，冰凉的甜刚好接住舌尖的辣。这味叫夺夺得的吃食最宜冬夜，七八双筷子在砂锅上碰出叮当响，像首热闹的民谣。

最绝的要数小锅凌粉。当别处都在凉拌时，安顺人偏把米豆腐丢进砂锅，腐乳汁在滚汤里化开，给豆皮海带染上琥珀色，那点霉香扑鼻，吃得人鼻尖冒汗也不肯放筷。

这些年安顺小吃突然成了网红。可本地人依旧守着老规矩：松糕粑要在竹蒸笼里醒足时辰，烤小肠得用青冈木炭慢烘，油炸粑稀饭定要配现煮的引子粉。游客们举着手机拍破酥包的千层酥皮，老师傅的手却比镜头更稳——十八道折面，一道都不能少。

临走那天下着细雨，我又绕回顾府街买裹卷，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追着客车跑的小女孩。原来有些味道早把时光腌成了琥珀，任火车飞机如何飞驰，咬开薄薄米皮，童年就淡出来了。

这座城的奥义，或许就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。当砂锅掀盖的白雾漫过青砖墙，当玫瑰糖水碰撞粗瓷碗，这时候的乡愁，不过是肠胃记得比心更牢。而这座城的魅力在于，它将每个寻味者都变成了时空旅人。当你在咖啡邮局寄出屯堡纹样的明信片，指尖残留的或许是油炸粑的油香，而邮戳上的日期，或许就是六百年前某个屯堡妇人晾晒引子时的晨光。



初识大坪箐

王纯亮

那日，从纳雍县城驱车四十公里，山岚缥缈，迎着风，我拨开这上苍垂青尘世的玉帘，看见绿松石一样的镜子里，人们在醉氧。松软的骨头上，是一望无垠的眷恋。一滴幽深的眼泪，开始堆砌故事的构架，在剥蚀的岁月里愈发苍翠，一如牧歌的味道。

大坪箐，这诗一样的名字，活脱脱一块巨型翡翠，更像是仙人曾经用过的镜子，映照着一方水土自由奔放、潇洒出尘的气息。又像是醉倒在高山之巅的一位翩翩公子，风吃过，他口中那些跌宕起伏的句读，有着大自然直击心灵、无法言喻的酣畅淋漓，抑或汹涌澎湃。

纳雍是一个盛产诗人的地方，大坪箐的春夏秋冬，四季轮回，一直被他们吟咏着，赞美着……一次难得的采风活动，来到这勾魂的、让人心向往之的生态之地。

静悄悄地，我不知道大坪箐是如何从一片远古浩瀚的海洋，自然上升为凝望故乡的重峦叠嶂的大地的。芳华如河水，日月经天地。命运安排大坪箐静卧在乌江北源六冲河上游，守望着大山人心灵的富饶。据说，山顶上的沼泽湿地是乌江上游的隐形水库和碳库，它与水库、沟谷及山顶缓丘上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互为补充，持续为河流供给水源，发挥着强大的蓄水能力和碳汇功能。

不知道要穿过多少风烟多少云月，才能融进大坪箐美妙自然的和声。这天上来的水，流至六冲河，再延伸到乌江，继而到长江，奔流激荡，卷挟走乌蒙山的忧伤，演绎着万千生命的狂欢。

在大坪箐，浅滩之畔的沉默和思索，让永恒的鸟鸣，开始了荡开清脆的声波，让诗人的吟哦，从此长足了抓紧大地的根脉。

岁月爱恨镌刻进大地，灵魂里响起大坪箐暗涌的潮声，朦胧月光倾泻而下，万物抛开隐喻和嘈杂，在这湿润气候的黄棕壤上，繁衍出纳雍大地最美的文身。

雾霭下的“天路”，在苍翠的林木下若隐若现，像极了蜿蜒人生。绕过路旁草木，我们都是过客。遇到过荒螺，遇到过白腹锦鸡，遇到过十齿花，遇到过云贵水韭……其间不得不多次稍事停顿，不敢轻易打搅这些天赐的灵物。

生香的草木，还有恬静秀美的、晚霞一样的山花扑面而来，滚滚红尘中的失意和惆怅、疲惫和迷茫，消失得让人无法诧异。

很快，雾霭在山风的吹拂下散去，那些属于高原的蓝天，离大坪箐那么近，离大坪箐的苔藓那么近，离大坪箐一天中最早的一声鸟鸣那么近。此时，我们都漂浮在时间的彼岸，热情没有冷却，我们打着响指，让清脆的声响代替崩裂的柔情，让一切微笑的微笑，让一切奔跑的奔跑。

春有百花争妍，夏有万木葱茏，秋日层林尽染，冬来玉树琼枝。大坪箐山重水深，奇峰叠翠之外，那大山里的人们，在山歌里折叠出一个心旷神怡的世外桃源来。原本“畏途”的人，也便开始对大自然虔诚起来，他们已经在这里捡拾到了多年前失落的桃源梦。直接和纯粹，占据了这个梦的全部。

航拍器从大坪箐一个平坦的地块升起，这样的视角下，大坪箐要比在平地上看去大气磅礴得多。诗人说，奔子栏是一个一生心疼一次的地方。而大坪箐，看一次，它可以让你心疼一生；看一次，它会让你的梦想回溯；看一次，你才悟透，那远远吹奏而来的芦笙曲，是天籁中的翘楚，爱情的根须。

阳光像一只大手，抹掉剩余的几朵白云，窠臼里的鸟卵，有着天生的花纹，它们悄悄地把爱情升华。动物的下一代，正在经历一场静若处子、波澜不惊的修行，就像大坪箐，孕育成了它永恒的主题。

大坪箐终究不容人类惊扰太多，我们毕竟很快是要离开这里的，因为这里的山峦不只属于我们，这里的清流也不只属于我们，这里的日升月落、自然轮回终究更多属于大坪箐自己。



花烛里的日升月落

张平松



在黔东北的青山绿水间，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——思南。这里不仅自然风光旖旎，山川秀美如画，更以独特的手工艺品闻名遐迩。“思南花烛”，便是这片土地上绽放的一朵璀璨之花。花烛，作为民间祭祀、婚庆等场合不可或缺的装饰品，其制作工艺精湛，寓意深远悠长，凝聚了思南人的智慧与勤劳。

在思南匠人的巧手下，花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意义。思南花烛以其独特魅力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，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，让“好手艺”依旧能够焕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明清时期，思南花烛所用材料皆源自本土，人们以朴素的动植物油脂与麻绳巧制火把，既驱野兽又照路夜。随着时间车轮的滚滚向前，花烛悄然蜕变，集照明、装饰、祈福于一身，成为艺术瑰宝。在思南，花烛不仅是日常照明的伴侣，更是节日庆典、婚丧嫁娶中不可或缺的风景线，蕴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切期盼与美好祝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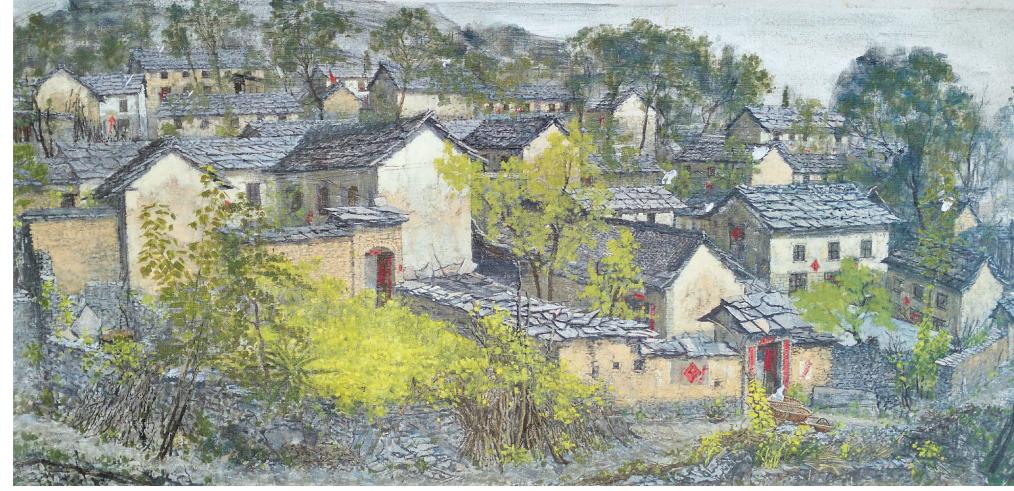
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，花烛以独有的方式，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。其非凡魅力和深厚底蕴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。其精湛的工艺依然是今天人们手中的“金钥匙”，助力乡亲致富。

思南花烛在众多手工艺品中脱颖而出，其独特制作工艺与匠人精神功不可没。从选材至成品，每一步皆融入匠人心血与智慧，技艺与艺术在此完美交融。

选材，乃制作花烛之始。乌柏树（俗称棬子），乌江之畔的瑰宝，其皮油在常温下呈固态，稳定、无烟无味且燃烧持久，是制作高品质花烛的理想之选。同时，灯草，思南塘头镇的特产，茎部细长柔软，吸水吸油，成为灯芯的点缀，尤其是一那圆房烛，让“洞房花烛夜”名副其实。岁月流转，当长辈迎来花甲、古稀之寿，满堂儿孙以寿烛献上孝心与祝福。即便面对生命的终结，白花烛也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哀思与怀念。花烛，成为人生历程的见证，包容了人世的日升月落、悲欢爱恨。

尽管时代变迁，但思南花烛制作技艺却仍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闪耀。这得益于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，更离不开匠人们的执着与创新，花烛制作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故事传递给年轻一代。

如今，思南花烛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。



油画《夏日韩家四》 赵红星

走进娄山关

蒋诗婷



夏季的热浪席卷着每一寸土地，也将我内心的热情推向了高潮，令我记忆犹新。2024年高考结束，我从长白山回老家探亲。其间，我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，踏上了前往娄山关的旅程。

娄山关，又称娄关、太平关，位于贵州遵义北大娄山的最高峰上，是贵州北部进入四川的重要隘口，离遵义城约60公里。娄山关群峰攒聚，中通一线，地势极为险要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1935年2月，惊心动魄的娄山关战役在这里打响，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胜仗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时，我已经站在了娄山关脚下。抬头仰望，山峰巍峨，云雾缭绕，仿佛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我沿着蜿蜒的山路，一步一步向上攀登，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正踏上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道路。

途中，我遇到了一位年迈的老者。衣着朴素，行动干练，双手捧着一张塑封的老相片。他告诉我，相片中身着军装、胸前挂满勋章的是他父亲，曾是红三军团的一名战士，亲身经历了娄山关战役。他此次带着父亲的相片重走娄山关，是让父亲感受现在的娄山关美景。老者说话时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他缓缓地说：“那场战斗啊，真是惊心动魄。父亲和他的红军战友们，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，硬是用血肉之躯，在娄山关上开辟出了一条胜利的通道。”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时，我已经站在了娄山关脚下。

抬头仰望，山峰巍峨，云雾缭绕，仿佛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我沿着蜿蜒的山路，一步一步向上攀登，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正踏上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道路。

途中，我遇到了一位年迈的老者。衣着朴素，行动干练，双手捧着一张塑封的老相片。他告诉我，相片中身着军装、胸前挂满勋章的是他父亲，曾是红三军团的一名战士，亲身经历了娄山关战役。他此次带着父亲的相片重走娄山关，是让父亲感受现在的娄山关美景。

老者说话时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他缓缓地说：“那场战斗啊，真是惊心动魄。父亲和他的红军战友们，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，硬是用血肉之躯，在娄山关上开辟出了一条胜利的通道。”

清晨，当